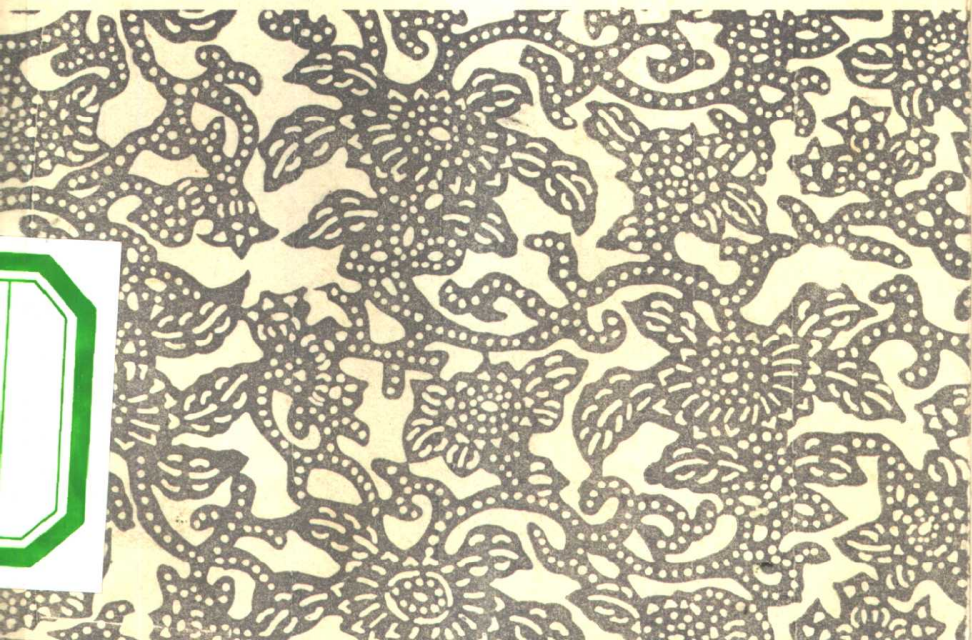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書樓

王宗元著





|| 东风文艺丛书

煮 波

王宗元 著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 西安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河南新乡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3 $\frac{1}{2}$ · 插页 2 · 字 49,500

1963年8月第1版·1964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26,001—62,000 定价: (5) 二角七分

统一书号: T10147 · 190

出版說明

編輯和出版《東風文學小叢書》的目的，是為了及時地向廣大讀者，特別是農村知識青年，推薦一批較優秀的文學作品，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文藝為工農兵服務，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作用。

《東風文學小叢書》大部分是陝西地區作家和業余作者的近作，包括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報告文學和文學評論等。

《東風文學小叢書》將陸續出版。歡迎作者、讀者們的热情支持和批評指正。

編輯部

10-606/1

目 次

高原·风雪·青春	1
小鬼巴扎	28
惠嫂	63
草原上	87

高原·风雪·青春

因为职务的关系，我常在青藏高原上跑来跑去，認識了不少汽車司机。

在这条平均海拔四千公尺的路上，从深夜到深夜，从黎明到黎明，不管大风、大雪、过年、过节，总有无数駕駛員駕着汽車在奔馳着。他們之中許多人，以忘我的精神，在青藏高原建設史上发射着光彩。比方：有的人，为了一樁紧急任务，五天五夜从兰州放到拉薩。有的人，寒流中抛錨在气候最坏的唐古拉山口，怕把水箱冻裂，毅然脫下自己仅有的皮大衣把水箱盖住。有的人，怀中抱着雷管，車箱里裝滿烈性炸藥，沿着坎坷不平的“便道”，送到几百里外的工地上……

这里，我想說一說我怎样認識了这么一个青年司机。

有一回，我在黑河汽車站站長屋里扯亂彈。夜已深了，外面刮着高原上的暴風雪，吹得屋架咯吱咯吱搖動，打得鉛皮房頂乒乓響，室外氣溫降到零下三十多度。

屋里倒很暖和，洋鉄爐里牛糞火燒得挺旺，桌上汽燈嘶嘶地叫着，滿屋通明。站長正給我介紹當地藏民的一些特殊風俗，“匡堂”一聲，門被撞開了，隨着一股烈風進來一個人，身量不高，穿着一件很臃腫的帶風帽的皮大衣，戴着一副墨鏡，身上沾着不少雪。他把那裝着行車路單的皮夾往桌上一擲，用一種傷了風的，瘡啞的嗓子說：

“站長，我來了！”

站長對他凝視了一下，忽然熱情爆發地喊道：“哎呀，小徐！你到底來了！快坐下，快坐下！真想不到！”他一面說，一面忙亂地拿起一把小筴帚，在來客身上掃了一陣，又把他按到椅子上，趕緊倒了一碗酥油茶說：“先喝碗茶，我正着急呢，估計你一定困在路上了，這麼大雪，幾天都沒有車子來了！”

叫做小徐的這位客人摘下眼鏡，我看到他有

一张圓圓的脸，被尘土、机油、雪水弄得很髒了。大約有二十三歲，翹鼻子，几綹头发搭在腦門上，帶着一股頑皮的孩子气。不大的兩只眼，在强光下眯縫着，眼眉上挂着几顆正融化的水珠。显然是一位汽車駕駛員，刚刚从风雪中搏斗过来的。他端起酥油茶，一气喝下了半缸子，然后，做了一个苦脸說：

“真惱火，二百公里走了四天四夜！桑雄灘上雪都漫平了，硬是找不見路，不是拉了一車客人，龟儿子再往前走喇！……”

“該餓坏了吧？吃飯吧？”站长急着問。他显得那么喜出望外，恨不得把小伙子一把搂在怀里。

“吃飯？兩天吃了兩缸子炒面糊糊！”小徐說。一揚脖又灌下了半缸子酥油茶，当然是餓坏了。

“喂，喂！快，起来！”站长对着里屋，朝他老婆喊道：“小徐来了，听見嗎？有什么吃的？赶快弄点！”——我知道这是一种特殊优待，平常司机們总是到食堂去吃的。

站长通了通炉子，往里加了几铲牛粪，一面对小徐說：“这场雪真不得了，听说几十年沒有

过的。我就担心你过不来，想派个救济车去接吧，站上一辆车也没有。客人们都住到招待所了？没有冻坏人吧？”

小徐没有回答，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两只冻了冰的袖子，在桌面上化下了一滩水。

站长轻轻走过去，移开桌上的一些纸张，对我笑了笑：

“累坏了！咱们这些驾驶员，真是好样的，你看这小伙子，救了一车人的命呢！”

我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看样子还很年轻，开车不久吧？”

站长正在填写路单，他说：“我要把这事写在路单上……啊？你说年轻？噢，经过锻炼呢！在朝鲜战场上开了三四年车啦！”

我看了看睡着了的小徐，的确，他还穿着一条棉军裤，桌上那副草绿色的手套，显然也是从朝鲜带回来的——凡是复员转业的人，大概都有这么种爱好：不是穿条黄军裤，就是披件棉军衣，要不，戴顶军帽也行，反正他总要保留着那么点，表明自己是从战火中出来的。

这青年人引起我很大兴趣，凭着新聞記者的职业敏感，我立刻想好了題目：“一个志願軍战士在西藏”，这当然可以写一篇好通訊，明天他会在这里休息一天吧？要好好談談。

从初步印象看来，小伙子很謙遜。他刚才只簡單地說了一句：“真恼火，二百公里走了四天四夜！”——这段路我走过許多次，完全可以想像到这是怎么一幅图画：党雄滩和桑雄滩接起来有一百多公里，中間有沟，有坡，有冰河。想一想吧，接連几天的大雪把地面全盖住了，风把平处的雪都聚在公路上，汽車只好离开公路摸索着往前开。駕駛員的兩眼死盯住面前那白茫茫的一片，恨不得把眼珠都挤出来，搜寻着一丛枯草、一堆石块或任何一点标记。他小心地偵察着，判斷着，操縱着，极力克制心头涌起的一陣陣焦躁和失望，他必須有信心！全車几十个人的性命在自己手心里攥着呢！

一陣，陷进雪堆里了，赶紧退回去，另外寻路。一陣，掉进雪坑里了，挖呀，垫呀，推呀，发动机一次又一次发出絕望般的吼叫，好像一头

巨大的野兽落在陷阱里。一个钟头，两个钟头，三个钟头……弄得大家完全筋疲力尽了，才勉强把车子弄出来，谁知道呢，也许走不出三百米，又掉进另外一个坑里。

爬雪坡，有一百次翻车的机会在等待你。你开足马力往上冲，可是刚一换档，断气了，车轮打滑，只好溜下来，再冲，又冲，三弄两弄，山坡就像浇过油一般滑；这时候，急死人！只要能爬上去，不管木板、保温套、旧篷布、即使把自己崭新的棉袄铺在轮胎底下也是情愿的。再说冰河吧，也许本来是一条小沟，却在山腰漫成一大片冰滩，又陡又滑，方向盘掌握不住，车子一个劲的“掉尾巴”，只要有千分之一秒的疏忽，就会连人带车一直滚下去。而这一段路上，这样的冰河岂止十条呢？

除此而外，再加上寒冷、饥饿、疲劳。荒无人烟的大雪原，不见一个飞鸟，不见一只走兽，只有一辆孤单单的汽车，像一只黑甲虫似的，在雪窝里挣扎着。狂风卷着沙粒似的雪遮住你的视线，车灯照不到十步以外。不走吧，大家都会冻

死、餓死；走吧，前面是一個困難接一個困難。也許你拼死拼活苦鬥了一整夜，天明一看只走了十幾公里。這需要一種多么頑強的意志力呀！

在我面前睡着的這個人，在朝鮮大概不止一次地搬開定時炸彈，開足馬力跑出照明彈的圈子，走過那稻草包堆起的險橋，衝過敵人的交叉炮火，把彈藥送上前沿陣地吧？也許正因為這樣，他才不把青藏高原上這些困苦放在眼里呢！

……我正這麼想着，站長夫人已經用快速手段完成了任務，把飯端出來了。那是一鍋熱騰騰的挂面，散發着醬油、蔥花、芫荽的香氣，還有一盤酥油煎饅頭片。簡單些說吧，小徐抹了抹眼睛，把帽子往後腦勺一推，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這一堆“生活資料”。站長說：“就在这屋里睡吧，正好會計不在家，鋪蓋都是現成的！”看小徐那模樣，簡直像一顆消了的凍柿子，完全軟爛熱化了。他一句話也沒說，迷迷糊糊走到床前，解開大衣，就動手脫那笨重的靴子，我想，要不是怕弄髒別人的床，他大概連靴子也懶得脫了。

于是我們也準備睡覺。站長伸了個懶腰，就

着手整理办公桌，添炉子，上門栓，熄掉汽灯，点上蜡烛。

我上了床，站长正撩起里屋的門帘，忽然有人在外面敲門，喊着：“站长！站长！睡覺了嗎？”

站长有些不高興地說：“睡啦，睡啦，明天还是没有車呀！”他以为又是来問車的。这几天招待所挤滿了候車的旅客，只要来一輛車，深更半夜他們都会来打听的。

“不是呀，我是十三道班来的，你开開門吧！”

我心里納悶：发生了什么事？十三道班离这里有六十公里呢！

站长打开門，一个庞大的身影从那显得窄小的門框中挤了进来，立刻我听到一股很粗的喘息声，他进了門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說：十三道班三个工人得了急病！

站长問明了情况，就皺着眉头坐在那里发起愁来。偏偏是这种时候，偏偏就发生了这样的事。

来人等了一下，焦急地說：“站长，快点吧！我步跑了一百二，你倒沉得住气！”

站长也急得撓头：“你叫我怎么办？沒車呀！”

“院里不是停着一輛？”

“你看看，司机就在这儿呢，他也是刚来，在雪地里熬了四天四夜，怎么能再叫他去？”

小徐这时已经睡着了，清清楚楚发出甜蜜的鼾声。

“站上再沒有别的司机啦？”来人向我满怀希望地打量了一眼。

“他是新聞記者！”站长指着我说。他考虑了好一阵，站起来：“我看，只有一个办法：給你弄兩匹馬，把医生接去！”

“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……”来人也站起来。“你把司机叫醒，跟他說說！”

我也說：“你把他叫醒吧！”我相信小徐一定肯去的。

站长說：“唉，这怎么行……这……你不能等到天亮嗎？”

“你看着办吧！”来人由焦急而气恼了。

站长只好犹犹疑疑地走来床前，轻轻地叫着：“小徐！小徐！醒一醒！”我了解站长这种犹疑。不仅因为小徐已经累到这种样子，同时也

要考虑命令一个睡眠不足的司机出車，是违反規章的，是太危險了。

那个道班上来的人生气地三蹶兩步跨到小徐身边，一面用手搖，一面大声叫：“同志！同志！”

“什……么……什么……”被搖醒的小徐閉着眼发了脾气。

“同志！我是北面十三道班的，我們那里有三个同志得了急病快要死了！……”

“哎呀，討厭极了，睡去！”小徐大概根本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拳头一揮，差点把那道班上来的人推了个跟斗。

道班上的人又冲到床跟前，固执地喊道：“徐同志，我們那里有三个工人得了急病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小徐霍地一下坐起来，睜开了眼。

道班上的人又把情形說了一遍。站长无可奈何地在旁边叹气，只好听凭他們“直接交易”了。

小徐还没有把話听完，就懵懵懂懂地抓过大衣：“走吧，走吧，馬上走！”

站长說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要不，等天亮再走吧？”

小徐以軍人的敏捷已經把靴子登上了：“那还行，人命关天呀！不要紧，我睡够了！”他看了看表說：“还好，趁机器沒有凉，灌上水就能开路！”

站长引着道班上的人去找医生。小徐拉起风帽，戴上手套，看样子准备走了，却又站在那里不动。大概实在舍不得这间温暖的房子吧？那怕多呆一分鐘呢。他回到火炉边，提起茶壶，倒了一碗茶，一面喝着，一面傾听着外面。窗外，黑洞洞的，风势更大了，好像掀騰着无边憤怒的汪洋大海，又像无数猛兽在狂暴怒吼，雪片夹着冰雹一陣陣地敲着窗玻璃，发出一股震懾人心的威力。小伙子有些胆怯了嗎？他无意中回头望了我一眼，发现我正在注視他，便不好意思地眯了眯眼，笑着說：

“你看，咱們汽車司机的工作，就是这么回事……”

他猛地打开門，跨着軍人的大步走了出去。微弱的烛光照着他那模糊的背影。在迎头的风中，他微微晃了一下，然后，就沉入那咆哮着的

黑色的海洋中去了。

当我睡下的时候，听见一阵引擎轰鸣，接着，车灯的白光从窗玻璃上闪过，卡车沉重地震动着开走了，渐渐地远了，再分不清是风声还是车声。

我本来希望第二天能够再看到小徐，可是一早就接到报社的电报，叫我马上动身到另一个地方去了。

“人生何处不相逢？”真是这样。一个多月以后，我又在有名的根达拉山上遇到小徐。

是这么回事：

我和丁技术员骑着马，要赶到新建公路工程队最前面的探路队去。晚上九点多钟到了根达拉山脚下。正是阳历一月份的天气。虽然几乎没有风，可是冷得钻心透骨。淡淡的月色照着雪山雪谷，静悄悄的，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冻僵了。连空气都凝固了。我们顺着牦牛路走上根达拉山。这是一座高大而险峻的石山，山坡上到处耸立着风化了的黑色石柱，形状狰狞，好像许多被魔法固定在当地的巨人。路很难走，曲折而立陡，路时